

鳳凰

情傾百年
鳳凰

【完美終結】上

FENG YU HUANG
QING QING BAI NIAN

半壺月 著

多年前，
他開出一條綉道，
接她回到他的國土，
雖然百官齊拜，萬民迎接，
但那里沒有一個屬於她的故人、
敵人——和亲人！



一段生死之戀，三生緣起緣滅，
他傾盡所有，
改變擦肩而過的命運，
終守得云開見月明。

懸疑派濃情作家 半壺月
史詩級三世情緣，完美上演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凤御凰

情倾百年

FENG YU HUANG
QING QING BAI NIAN

完美终结

上

半壶月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御凰: 情倾百年: 完美终结: 全2册 / 半壶月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148-3

I. ①凤… II. ①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6727号



书 名 凤御凰: 情倾百年: 完美终结
作 者 半壶月
出版统筹 黄小军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史静怡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史静怡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90千字
印 张 37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148-3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伤食的爱	1
第二章	暗战初始	27
第三章	千里寻她	50
第四章	时过境迁	75
第五章	通州公审	96
第六章	重重锁雾	127
第七章	记忆遗失	149
第八章	痛彻心骨	176
第九章	归心似箭	252
第十章	无法靠近	272

目录【上】
CONTENTS
完美终结



第十一章	三世夙愿	285
第十二章	百日归期	307
第十三章	昊王下落	329
第十四章	王者归来	359
第十五章	鸿雁传情	371
第十六章	千里寻夫	399
第十七章	魂牵梦萦	420
第十八章	宴释兵权	451
第十九章	解秘姚族	477
第二十章	凤凰双归	533
第二十一章	最后较量	564
番外	姚迭衣与顾奕琛	582

目录【下】
CONTENTS
完美终结





第一章 伤食的爱

FENGYUHUANG
QINGQINGBAINIAN

颜墨璃全身颤抖。四年前，在枫桥行苑的枫雾阁，她让少主子相信她与申钥儿的昏迷毫无干系，成功逃过一劫。随后，从苍月传来景王殿下千里迎申钥儿回苍月、燕京城百官相迎的消息，一夜之间，苍月大陆妇孺皆知当年一箭成名的大魏质子护卫是个女儿身，她惊呆了，惊的不是申钥儿真正身份的曝光，而是桃园谷少主子竟是苍月景王。那时的她整整半年寝食难安，尤其申皓儿进入苍月，她担心景王会顺藤摸瓜，挖出申钥儿昏迷的真相，到时候她不知如何应对桃园谷的惩罚。幸运的是，传闻申钥儿一直在苍月的挽月小筑昏迷不醒，而后，竟传出了申皓儿死在燕京城门的消息。

如今，一晃四年过去，她早就将这事抛到脑后，万没料到，申钥儿还有清醒过来的一天。

“你真的是钥儿？”颜墨璃强自镇定地追问道。

贺锦年道：“嗯，能知道你是莉儿的，这世界上还有谁？”她淡淡一笑，“本来我想先去找阿臻，可他这会儿不方便，所以，我过来看看你。听说你在这儿混得很不错，大魏皇太后身边的首席医女，太医院的院士。”

“是呀，是……我只是有些意外，都说你昏迷不醒。”颜墨璃神思回转，推理眼前的女子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昏迷的真相。

首先，这世间仅有她的师父云汨知道她曾给申钥儿下过蛊，但四年前师父既然放过她，这么多年，她与苍月所发生的事又毫无关系，她的师父应该不会出尔反尔。

最重要的是，如今苍月大陆所有的人都知道申钥儿被申剑国和田敏丽所害，申钥儿因为受了田敏丽的古灵巫术而致昏迷不醒，唯一知道她真面目的申皓儿又死在了苍月的燕京城门。她赌，这世间无人知道她布下的这一局。

思路一旦打开，所有的智慧和冷静重新跳回来，泪瞬时流下，换上惊喜交加的完美表情，她几步冲上前，一把抱住了贺锦年，声音里透着轻颤，“你……没事了？我听说你的事了，你是什么时候醒来的？”指尖带着轻颤缓缓抚过贺锦年的眉心，颜墨璃的一双眼像是带了穿透力一般，直看到贺锦年眸底深处——

那里，眸如皓月，清澈见底。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道行再高深的人也很难隐藏得住自己的情绪。但颜墨璃知道眼前的女子不同，她曾是顶尖的国家级保镖，伪装的情绪甚至可以骗过测谎仪，当年她毕业通过测谎仪的测试时，自己就是监考老师之一。

所以，她还是不敢轻下结论，她扶着贺锦年坐在摇椅之上，轻声问：“瞧你状态不错，醒来有一段时间了吧，怎么不来找我？也不肯回大魏……唉，这些年，我倒是担心你，可世人皆知，你被景王……不对，应是苍月的皇帝护着，我不过是会一些普通医术，在这个时空又缺少太多的仪器，连手脚都施展不开，也帮不了什么忙。”

她用含蓄的言辞提醒着申钥儿为什么不回大魏，但在叹惋她的尾音中，颜墨璃精准地捕捉到一丝异样从贺锦年的眼底浮起，虽仅一瞬，可她还是能读出，那是一种陷入沉痛的回忆时的心情。她很快就将之解读为，申钥儿知道了申家对她的残害。

贺锦年闭上眼，像往日一般，往那张舒服得令人昏昏欲睡的摇椅深深一靠，摇椅便一前一后地轻轻摇晃起来，她舒服地喟叹一声，轻轻揉着太阳穴，呢喃中带了些许冷漠，“醒来有一阵了，只是躺了四年，身体各个器官的机能都在下降，尤其是肌肉感到无力，所以在做复健。”

四年前贺锦年用“五策”揭开了申家的真面目，原本按着计划，在顾城风登上帝位后，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颜墨璃。只是当年她答应了顾城风不再踏入大魏一步，所以，她的复仇不得不暂且搁置。

而在她知道自己就是姚迭衣时，再回忆起两次死亡，她的生命中都曾出现过同一个女子，那就是现代的许莉、大魏的郭岚凤。

可她搜遍枯肠，也找不出自己和郭岚凤之间有任何恩怨，甚至，她分析不出郭岚凤如此处心积虑置她于死地的动机。

郭岚凤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一个嗜杀的人，而且，她应不会有严重的

杀人暴力倾向，否则，她不会成为她们的心理疏导师，所以，她断定，她和郭岚凤之间肯定存在着致命的恩怨。

虽然她因为承诺不能亲赴大魏，但她找到了叶明飞。她思忖着，以叶明飞为首的影卫既然能在大魏挖出她就是申苏锦的真相，那他一定有办法替她查出有关郭岚凤的秘密。这一问，竟意外地知道郭岚凤竟是桃园谷的弟子颜墨璃。

有关桃园谷的事情，仅仅是在燕京城门之变时，百里杀臣服于顾城风，贺锦年方从顾城风那里得知，原来百里杀新近续娶的妻子为他诞下一个儿子，而这个女子正是桃园谷的弟子。

顾城风告诉他，在朝臣里，尤其是武将，身边的家眷有不少是来自桃园谷。这也是他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拿下苍月的重要手段。

颜墨璃既然是桃园谷的人，却擅自对她下手，这显然更不合理。

她现在就是来找这个答案。

因此，她暂不会动手杀她，颜墨璃两次出现在她的生命之中绝不是巧合。她预感眼前这个藏得很深的女子很可能与百年前的姚迭衣有着某种恩怨，她想破除血咒，就得从这个女子身上打开缺口，揭开百年前的真相。

因为颜墨璃曾给申钥儿输过血，破了申钥儿的第六感觉对她的窥探，贺锦年现在易容成申钥儿，可以让颜墨璃对她产生松懈，这对她反侵入颜墨璃的思想很有利。所以现在，她能清楚地感应到颜墨璃的情绪，她在害怕、在挣扎，最后自己进入理论思维的误区。

颜墨璃走到书桌边，挑着桌前的几个茶罐，随口问：“要喝点什么？这里只有茶，可没有咖啡和红酒。”

“这还需要问我？”贺锦年睁开眼眸，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睨了一眼颜墨璃，“老规矩，就喝你调制的宁神茶吧，我赶了一夜的路，真有些倦了，想先在你这儿歇息会儿，等天稍黑一些，我再去找阿臻。”

颜墨璃瞬时整颗心都安了下来，唇角的笑更为轻松，喝了她的特制宁神茶，整个人的精神就会放松，那她就有机会对贺锦年做一次催眠。如果贺锦年对她有防备之心，怎么可能轻易把自己交给她？

宁神茶她这里一直有备，这些年，秦邵臻常常夜不安寝，她给他配了不少，但她不敢轻易对他进行催眠，因为这个时空的人对催眠不了解，很可能会将之归为邪术。

泡好热茶后，颜墨璃端给贺锦年，见她轻啜了几口，便拉了一把凳子坐在贺锦年的身边坐下，像往常一样，两指轻轻扣上她的太阳穴，六轻一重地按压起来。

少顷，感觉到贺锦年的呼吸越来越缓慢后，她轻轻问了一句：“要给你做催眠吗？我给你释放一下压力。”

贺锦年嘴角轻轻抿开，声音显得懒洋洋的，“稍等一会儿吧，你按得很舒服，等我自然睡着后，你再帮我催眠。”

这一刻，贺锦年通过颜墨璃指尖传过来的细微脉动，开始用超强第六感去解读对方大脑和心脏传来的一些信息。

颜墨璃的指尖摩擦着她的太阳穴，慢慢产生了一些热量，她收集到的信息便随之越来越多，最后，她看到了一组画面——

画面中先出现的是许莉，她穿着一件很普通的迷彩服，贺锦年分辨得出，那是军训时的服装，而许莉的模样显然比她记忆中的青涩很多。

接着出现一个女子，年纪也和许莉差不多，也穿着同款的迷彩服，贺锦年判断，她们应是某大学的同学。

视野突然跳出很远的距离，她看到两部加长宾利车往校门驶来，车子停在一群女孩面前，她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其中包括之前穿着迷彩服的许莉，她似乎精心打扮了一番，但衣服款式虽不错，可显然面料和做工都极为普通。而另一个女生穿着CHANEL的金色短上衣，配着一条白色的灯笼裤，很是时尚。那时尚少女朝着宾利扬手，开心地叫，“哥。”

车上下来两个司机，打开两部车的车门，让这八个女生上车。

许莉和那少女坐在了前面一辆，这时候，贺锦年注意到在司机后排的右侧坐着一个极为年轻的男子，若非是贺锦年在窥探时已做了足够的心理建设，她的心跳肯定会骤然加速。因为，车内年轻男子的脸和秦邵臻一模一样。

他穿着一件月牙色的衬衫，扣子开到胸前，露出精致的锁骨和精壮性感的蜜色胸膛，墨染的眼眸在微醺的夕阳里，如祸水。

贺锦年听到CHANEL少女向许莉介绍她的堂哥，他叫路郁也，而许莉称呼那个少女为路雅。贺锦年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路郁也刚好到她们军训的部队找人，遇到堂妹，就请她们一帮人吃饭。

这时，颜墨璃突然抽开手，贺锦年听到她正在摩擦着掌心，因此推断颜墨璃会用温热的掌心给自己按压前额，贺锦年马上集中念力，准备侵入颜墨璃的左半脑皮层，去感知她大脑中的神经元，最后，她用许莉的视野和情绪去感受看到的一切。

很快，视野一换，她仿如坐在了车内靠窗的位置。

两部加长宾利将他们送到一个郊外的私人会所，许莉穿过半敞开的窗子默默地看着窗外的风景，那时她才知道，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是这么大。

车子穿过相对狭窄的通道，驶下斜坡后，缓缓驶过一条长长古道，在高挑的欧式拱门前停下。

两排身穿制服的仆从立在门口迎接，会所的总管是一个面目严肃的中年男人，立在最前的位置。看到他们下车，所有人恭敬地弯下腰来，向他们一众人等致敬。

那一日，她第一次品尝到世界顶级的Beluga鱼子酱，用精致的水晶盘配以贝壳匙，身后服侍的男侍时不时地为她递热毛巾，添加红酒。

那一日，她一直低头静静地、小口小口地品尝，其实，她的眼睛从没离开过他。从那一日起，路郁也这个男人就根植于她的内心，在不知不觉中枝叶茂盛占据了整个躯体。

她开始接近路雅，大一新生的友谊建立得很快，不久，她就成为路雅形影不离的好友，并且零零碎碎地从路雅口中得知路郁也的一切。

生日那天，她故意说很想去本埠最豪华的俱乐部开开眼界，可惜那个地方是会员制，他们这些平头百姓进不去。路雅豪爽地说找她堂哥就行，于是给路郁也打电话，没过两分钟，路雅就颇为得意地告诉她，堂兄会安排好一切，让她们晚上七点在校门口等。

那个生辰是她最高兴的一天，她用打工积累下来的所有钱买了一件中高档的时装，并让路雅给她化了裸妆。

路郁也虽然没有亲自来接她们，但司机准时在校门口恭候，她在所有进出校门学生羡慕的眼光下，坐进了那辆豪华的宾利车。

到了俱乐部，已有门童候着，带她们进包厢，她惊异地发现，包厢里早已衣香鬓影。

她虽然穿着一身对那些人来说十分廉价的裙子，可路郁也报上她们的校名，倒也让一席的人刮目相看。那不是靠钱或是学分就能进的学校，只有他们这些生活在顶端的人才知道，这一所学校看似普通，却并不招收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学生，只招收一些特殊人才，毕业后，在国家特殊的机关服务，可享受团级以上待遇。

她受到了众人的尊重。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居然也是路郁也的生辰。那是她最幸福的一天，可也是她最彻骨痛恨的一天，未散席时，路郁也突然离开，而后，在等了三个多小时后，她在大堂的侧门处，看到路郁也扶着一个半昏睡的少

女从电梯里出来。

那少女的头半靠在路郁也的脖子处，头发剪得有些短，可能大堂的灯光有些刺眼，她看到那少女突然侧开了脸，她清楚地瞧见，少女很年轻，她估算着很可能还未成年。少女的五官非常精美，脸颊上却有两抹不正常的红晕，她从那少女飘移的眸光中判断出，那少女可能是服用了某些禁药。

“好了，享受够了吧，再按下去，我的手腕就要断了。”颜墨璃轻笑一声站起来，瞬时切断了贺锦年脑中的画面。

贺锦年缓缓睁开双眼，呢喃道：“岚凤，你的手法越来越娴熟了。”

方才，最后一个画面切在那个短发少女的脸上，那是她自己……十七岁时的自己。她当时军校尚未毕业，所以，头发不能留长。可为什么在她自己的记忆中从不曾有这样的片段，她甚至不记得自己何时去过那种豪华的俱乐部。

“没办法，太后的身体不好，我每天忙来忙去的，其实就一个病人。”颜墨璃站起身走到窗台边，从抽屉里取出一条炫丽的银链。贺锦年慵懒一笑，提醒道：“等我睡着了，说了些什么，别忘了给我做记录。”

“我说大小姐，别讲究了好不好，这里没有录音设备，我也只能尽量，不可能一字一句地全记录。”颜墨璃将凳子移到贺锦年的身边，低声道：“来，看我的眼睛……”

贺锦年睨了她一眼后，打了个哈欠，闭了闭眼，“嗯，开始吧，许大医生。”

接下来，轮到了颜墨璃对贺锦年精神世界的窥探。

贺锦年其实一点睡意也没有，颜墨璃的安神茶对她没有一丝的用处，因为她服用了近四年的雪莲丹，对大部分毒药、迷惑神志方面的药都有奇强的解毒能力。

颜墨璃的问话一开始就围绕着谁害了她，她毫不犹豫地说是申皓儿和田敏丽两人。

当颜墨璃诱导地询问她如何知道真相时，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告诉她一切真相都是顾城风告诉她的，可回答的那一瞬间，她竟心生顽意，低低碎碎地用颤音回答，“我昏迷时，灵魂在地窖中飘浮，我看到田敏丽和申皓儿给我布邪阵……后来，郭岚凤来救我了，她从我嘴里拿出一只虫子，还带了影卫来，救走了我，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城风的人……”

几乎在一瞬间，贺锦年明显地感觉到颜墨璃的心跳开始不正常。贺锦年道出

这一点，足够让颜墨璃战战兢兢、寝食难安。贺锦年窃笑，但她马上伪装出相应的呼吸急促以及心跳加速，表示自己对在梦中看到的一切感到恐怖。

颜墨璃接着问她回大魏有什么目的，她直言听说广阳镇发生三千人死亡的案件，因为广阳镇在苍月和大魏的交界处，她来找秦邵臻，主要是想了解真相。

颜墨璃显然对此一点也不关心，一语带过，“钥儿，你记不记得那场爆炸事故……”她的声音明显带了几分虚无缥缈，像是从遥远的天际传来的，而后被锁进一个封闭的空间，回荡不绝。

贺锦年呼吸正常，脸色不变，心却诡异地漏跳了一拍，幸好这时空没有心跳测试仪，很难被察觉。她放缓声音回答：“只记得爆炸时火光一现，接着，睁开眼，就到了这个时空，成了婴儿。”

“你真不记得事故后的……事？”颜墨璃的声音仿佛近了一些，贺锦年知道她在观察自己眼睑是否有不正常颤动。人在撒谎时，除了心跳、呼吸变快外，体表的汗液、眼睛的抖动次数，甚至体内的一些激素都会产生变化。

“不记得。”贺锦年坦言，同时，她也意识到，那一场事故，她并非自认为的当场殒命，很可能被同伴营救，否则，颜墨璃不会如此小心翼翼地提起她事故后的事。据此她就能推断，她穿梭时空前的某些记忆也被颜墨璃动了手脚，这种能力，显然不是现代一个心理疏导师所能拥有的，颜墨璃的身上很可能隐藏着更深的秘密。只可惜此时她是处于被动，只能装作机械般地回答颜墨璃的每一个问题。

最后，颜墨璃安静了很久，再开口时竟带着犹豫，“你还爱秦邵臻吗？”

现在贺锦年已笃信，她与颜墨璃的恩怨不会脱开秦邵臻，因为方才侵入颜墨璃的大脑皮层时，她借用她的视野和情绪看到了真相。

如果回答是，肯定会成功给颜墨璃添堵，可她不愿意用这种方式，这一生，她只会爱一个人，这个人只会是顾城风，“爱”这个字，她绝不会轻易用到另一个男人的身上，即使是对敌人用计。说“不爱”，颜墨璃一定舒服得四肢百骸都通畅，显然，贺锦年不是一个愿意让仇人好过的女子，哪怕是施舍一点点的精神慰藉。

世界上最难受的是什么，明明是自己最憎恶的人，却逼着自己与她相处甚欢，所以，她要扔给颜墨璃一只苍蝇。于是，她叹息一声，“我依然关心他，所以，这次回来，我要顺便给他选新娘，他说过，他的新娘要经过我的认可。他是个信守承诺的人，否则，四年了，他的身边不会连一个妃子也没有。”

当年颜墨璃在催眠时，从她的嘴里撬出了申钥儿将自己许配给秦邵臻之事，

其实也说明了申钥儿对秦邵臻的婚姻有影响力。贺锦年静静地等着颜墨璃自取其辱。

“钥儿，既然……你的意思是要为他寻一个，那你看我如何？”颜墨璃忍着心惊肉跳等待结果，目光定定地落在贺锦年的脸上。太后只不过许了昭仪，若是秦邵臻执意给她更高的位分，想来太后也不会太过拂秦邵臻的面子。

“你毕竟是庶出，而且，你行过乞，恐怕不宜站在阿臻的身边。如果你是为了家族，你嫡姐倒是个合适的人选。”她的语声中带着无限惋惜，心中却频频窃笑。一直以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为傲的女子，竟被逼至行乞，且四年前曾被人公然当做笑柄挂在嘴边。如今太后掌权，她又是太后跟前的红人，自然无人再提半句，时间长了，就被人慢慢地淡忘了。而现在，被一个知根知底的人狠狠地揭开她小心翼翼掩护的伤疤，那当真是比死还要难受。

“行乞……”是的，既然知道自己是桃园谷的人，断不可能不知道她一生引以为耻的事。

像是被当众剥得一丝不挂，颜墨璃羞恨至极，浑身颤抖，那种被活活折辱的感觉再次袭上心头。而最令她揪心的是，申钥儿居然提起了她的嫡姐——那个想把她踩在脚下的郭岚冰。

脑中倏地闪过今晨在慈宁宫看到郭岚冰坐在秦邵臻身边时那一脸娇羞的模样，疼得她整个人都惊跳了起来，手中的银链一时不慎触到了贺锦年的脸。

瞬时，贺锦年惊醒，坐起身，眸光异常凌厉地划过颜墨璃的脸，但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方才是在接受催眠疏导心理压力，于是轻轻吐了一口气，缓缓地躺了回去，不解地问：“我说了什么，你伤心成这样？”

“没……没有。”颜墨璃勉强挤出笑容，可还是没忍住鼻腔内的涩意，带着浓重的哭音，“我只是太生气了，你的娘亲和姐姐居然……这样对你。”

“唉，和衣冠禽兽有什么好计较的。别气了，瞧，眼泪都流出来了。”贺锦年侧过头，嘴角流露出一丝不屑。

双方的一场较量结束后，贺锦年理所当然地差遣颜墨璃去给她弄吃的，并毫不客气地点了几样自己平常最爱吃的现代菜，很显然，她是让颜墨璃去掌厨。她想，颜墨璃肯定一边煮菜，一边恨不得毒死她。可贺锦年对危险有与生俱来的直觉，这一点颜墨璃自然一清二楚，所以，她断不敢下毒或在她清醒时再下蛊。

足足等了三个时辰，颜墨璃方灰头土脸地回来，按着贺锦年的要求做了四菜一汤。这些菜的材料在皇宫中不难找，却很费时费力。

贺锦年边吃边赞，频频夸颜墨璃是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好妻子，谁娶

谁有福分。颜墨璃只听得僵笑到嘴角直颤，贺锦年知道她那是气的。

最后，吃饱笑足后，贺锦年才道：“这菜真不错，吃了还想再吃，可惜太饱了。”

“想吃还不容易，说一声便是，我给你做。”颜墨璃嘴角含着矜持的笑，桌下的十指却狠狠地揪着自己的裙子。虽然她是一个优秀的心理疏导师，能自行调节心理，但贺锦年时不时地赞她谁娶谁有福分，不啻一巴掌一巴掌地往她的脸上扇，就在几个时辰前，她还告诉她，她是个庶女，行过乞的人，不宜站在秦邵臻的身边。

此时月上柳梢头，贺锦年向颜墨璃要了一套夜行衣，她推开窗户，眸光平静如水地看向那一轮明月，缓缓低头时，脑海里浮现秦邵臻给她描绘的皇宫地图。身后，颜墨璃嘴角绽开深浓的嘲意，声音却温柔得像邻家大姐，“钥儿，要不要我带你过去，这里离皇上的寝宫有一段距离。我担心……”话未说完，贺锦年蓦然回首，颜墨璃一惊，甚至来不及收回眼底那一抹讽意，半张着唇，余下的话再也说不出来。

“不必，我慢慢找，大魏皇宫也就这么大，只要不出高墙，总会找到。”说完，她跳出了窗外。颜墨璃上前一步，看到空中如夜鹰的贺锦年，眸中闪过一丝钝痛，她知道，今夜于自己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贺锦年并未到秦邵臻的寝殿，而是到了另一处，大魏冷宫。

她站在记忆中的那一堵土墙之上，月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孤寂地打在她茫然沉痛的脸上，明知看到了会流泪，会伤心，她还是忍不住来这里瞧一眼，记忆中，她就是在这两人高的墙内，困了整整半年。

半年的岁月在墙外的世界倏忽而过，可在这里，她耗尽了她们一生的力量；也是在这里，她将秦邵臻一点一点地从心里抠出来，鲜血淋漓。

这里的岁月，太痛。太痛。痛得她重生后，甚至连回忆也不敢——

但今晚她想来证实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能坦然面对一切的过往。

进入冷宫后，每日清晨醒来，不是因为听到清晨鸟儿的欢叫声，而是被一声声刺耳尖锐的嘲笑以及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吵醒。

就在她的门外，一个女子的两只胳膊被几个宫妇架住，裤子已被褪了，青白干瘦的两条腿被另两个妇人捉住，另有一个妇人拿着一根棍子在那女子小腿处乱抽。

这个“游戏”她们天天玩，乐此不疲。那女子初时痛哭，到最后奄奄一息。

她在苍月皇宫五年，向来知道，后宫不是一个暖情的地方，冷宫更甚，在这个肮脏黑暗罪恶的地方，年深日久的残酷等待折磨磨掉了所有人性的真善美，他们彼此仇视，漠视人命，甚至幸灾乐祸，这里与世间像是一种仇恨的对峙。

她从不愿参与这些“游戏”，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日，还是有一个妇人踢开了她的门，拿着一根木棍要求她去捅一个不服从命令的妇人，她当场拒绝。

她自知无力在这里为别人伸张正义，但也不愿同流合污。可当夜她便被人扔到冷宫后面的一个池塘里，一个妇人揪着她的一只耳朵狞笑着，“申八小姐，本宫最恼有人在这里无视本宫的命令，就算你是申家的小姐又如何，半年了，你能出去就早出去了。不过，要你死的却不是本宫，是你父亲的一个小妾，那个苍月的公主，你做了鬼后，可别找错了人。”说完，转身带四个妇人离开。

她的身体已发麻至无感，一半身躯浸在冰冷的水中，冷得不行，大脑偏生清醒得发出近乎崩溃的颤抖。即使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但身体早已绵软得使不出一丝的力量。当天空微微发亮时，开始有晶莹雪粒落在她干枯的发上，带来沁骨的冰冷。申钥儿眼神已是前所未有地浑浊空茫，她在静待死亡的来临，再过不久，她便会走到一个永恒冰冷的世界。就在最后一丝神志也要消散时，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传来，眼角扫过，只看到一个青色的袍角……

很快，她被抱进一个温暖的怀抱里，皂角的香味扑鼻而来，她的脸颊被一只温暖而又干燥的手轻轻地拍抚着，只觉浑身都松弛下来，温暖得不想睁开眼。好暖啊……

“钥儿……”

申钥儿用力睁开眼，便触到一双忧伤的眼眸，满含着慈悲，是六月。

再也撑不住了，她好想睡一觉，在他温暖的怀里，安安心心地睡上一觉。

再睁开眼时，如梦惊醒，头脑沉甸甸的，眼前似乎有一张脸在晃动。

“谁？”痛苦地呻吟一声，申钥儿本能地想抓住对方，她想要起身，她想要逃开，远离一切危险，岂料大脑又陷入一阵晕眩。

“钥儿，你先躺着，你在发烧。”见她醒来，六月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安抚道：“刚喝了药，你莫动。”

终于看清楚对方，申钥儿喜极而泣，竟有些语无伦次，“六月……六月……怎么是你？刚刚我还以为是在做梦。”

六月明澈的眼眸亦带着几分恍惚幽迷，从得知申钥儿要成为大魏皇后之后，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面，“钥儿……你怎么会变成……为什么这样……”似乎至今仍无法相信，她真的就在自己眼前。

申钥儿见不得六月为自己伤心劳神，即刻敛住悲伤，故作轻松地嗔道：“别哭，瞧，这里不过是条件差了些，还是能遮风避雨的，我什么苦没吃过呀，这回不过是冬天洗个凉水浴，就当是强身健体。”

六月见她虽消瘦不成人形，但一双眼还是神气活现，心下略宽，“你总归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会在冷宫？”

“一言难尽，要细说的话，可以说上一天一夜，你先说说，”她心里一揪一揪地难受，偏生脸上不能露出半丝的脆弱，“你怎么知道我在冷宫里？”

“汴城都传遍了，说你刺杀了申苏锦，被皇上囚进了冷宫。我不相信，你明明就是申苏锦，所以，我买通了一些人混了进来。”他有时真恨自己救不了她。

“钥儿，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眼前的她太苍白，但变得再多，面前女子的容颜，亦如在梦中日日夜夜缱绻，从不曾有一日离心。

申钥儿见瞒不过，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六月泣不成声，申钥儿安慰地拭去他脸上的泪，“如今我知道，有些事，明明知道真相是什么，偏偏什么也做不了。眼下，我除了忍，暂时还想不出有什么办法，但是——”命运如此多舛，反而激起她骨血中最深的执着，就算前方是刀山火海，她也偏要走下去，绝不逃避，“我——永不认输。”

六月一时心神激荡，什么话也说不出，一把将她拥住。他怕，仿佛一松手，她会再一次消失不见，“你不能再留在这儿，那些女人全疯了。钥儿，我得带你走。”

“我现在没办法离开，实话告诉你，郭岚凤控制了秦邵臻，在他身上下了蛊，我在这里，至少可以警醒郭岚凤，让她不要轻举妄动。”

“可你一定要留在这儿吗？不如，你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皇上？”六月心里笼上一层淡淡的哀愁。

“我不能拿阿臻的性命来冒险……”申钥儿重重地摇头，斩钉截铁，“凡事再难，总有个出路，我不怕。我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郭岚凤对我的伤害，我一定要讨回。六月，这宫里你待着也不安全，郭岚凤和顾宝嵌完全是疯子。我怕她们知道你是知情人，也会对你下手。”

六月摇摇头，垂眸片刻，低叹一声，不以为意道：“我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一条命。”

申钥儿脸色微变，沉了声，带着苛责，“可你这一条命，对我弥足珍贵。六月，为了我，你好好保重，你若有什么事，我会支撑不住的。”

“可这里，不是人能待的……”他今日要是迟一步，那后果不堪设想。

“没事，以后我会多加防范。”其实连她都不知道将来要如何防，她的武功尽失，形同废人。

他看着她，双唇翕动，无声地说了一句：钥儿，我多想你能靠我一辈子。可话到嘴边，却唯有无奈地吐出一句：“你总是这样，把别人放在心上，对自己却如此不在意。”

“嗯，以前那样开开心心地过，走马遛街打抱不平，如今想来，我这一生，最开心、最轻松的时光也是在认识你的那段时间。”只是她不能就这样扔下秦邵臻，他太苦了。

“他会将申苏锦的账算到你身上，我怕他——”他怕秦邵臻极怒之下会杀了申钥儿。

“快，快，快，躲一躲，皇上往这里来了。”一个小太监冲过来，道：“你快避一避。”

“皇上到哪儿了？”

“还没进永春宫。”小太监倒是很伶俐，拉了六月往后门的窗子处跑。

六月极为担心，脚步一滞，却被申钥儿狠狠一瞪，“六月，如果不想死在这儿，还连累一群人，就马上离开。”

小太监更急，使了力把六月往外拖，“快点儿，要是给发现了，全都得掉脑袋。”

“钥儿，你保重……”六月咬咬牙，不再迟疑，攀上窗沿后，便随着小太监往围墙外爬。

她不知道秦邵臻为什么会来这里，但她有预感，他是冲着她来的。来不及再多想，秦邵臻已跨了进来，他身后紧跟两个宫女。

秦邵臻一见到申钥儿，眸中就明显晃晃地跳跃着厌憎，一指，“就是她。”

宫女走上前，不客气地指着申钥儿，“把衣服脱了。”

申钥儿诧异万分，抬眼看向秦邵臻，却见他连一眼也懒得看自己，只得问宫女：“这是？”

“不用问为什么，你脱了衣服便是。”宫女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询问，上前一步，直接架住了申钥儿的胳膊，唤另一个宫女，“你来搜。”

申钥儿武功虽被废，但招数技巧还在，一挣，那个宫女腕上一疼，踉跄一步，松了手。

申钥儿猛地冲到秦邵臻的身前，仰着头狠狠地盯着秦邵臻，厉声问：“皇上，莫说是脱衣裳，便是皇上要我即刻死，申钥儿也不敢违抗。只是钥儿有两